古今小說

敘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

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
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
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
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
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

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虢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

施羅西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韞玉違時、銷鎔歲月、非龍見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義一斑、往々有遠過宋人者、而

或以為恨之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縠毳錦惟將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羲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

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
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
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
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
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
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

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

畀為一刻余劇品畀之圖肯筆

而弁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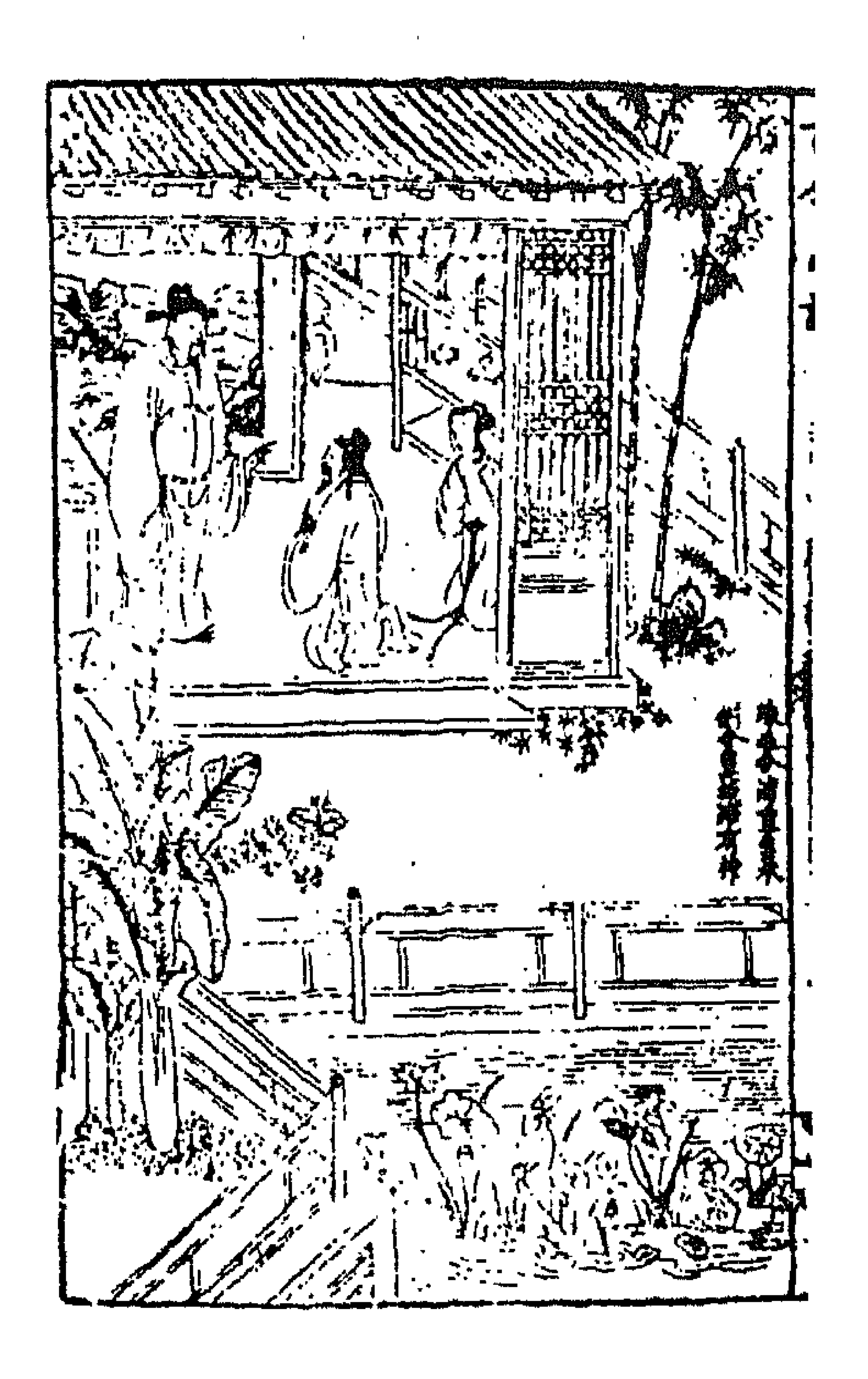
綠天館主人題

古今小說一刻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古今小說總目畢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
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
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

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巳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　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　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

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箇箇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

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箇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箇不歡喜閒話休題却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

殯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粧奩、一時如何來

得况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碍，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强。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蔴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蔴衣。畫樓結綵燭光輝，合巹花筵齊備。那羨粧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

兩箇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襄陽縣中，人人稱羨，道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　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　勝似爲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單揀門户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皂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

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取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箇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　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　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箇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

道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與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與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箇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吃山

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到第五日、夫婦兩箇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

覺者了

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已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箇後生些的去留一箇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箇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箇丫頭一箇叫晴雲一箇叫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矙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倣不保、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挨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箇瘧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脈、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　　抛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不題

與哥做客之事且說這里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户足不下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户户鬧轟轟的煖火盆放爆竹喫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　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寞　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箇歲朝晴雲煖雪兩箇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

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了頭們攛掇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窗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箇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閒耍的那箇出來賣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箇身上五日內包喚一箇來占卦便了到初四日早飯過從煖雪下樓小解忽聽得街上噹噹的敲響響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

套超課的誤人不淺也

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
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與在樓下坐啟內坐着討
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占
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箇婆娘聽得熱鬧也
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
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
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
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巳動身了
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兒叫買辦
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

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箇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箇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

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
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
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荳之類每年
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
大市街汪朝奉典舖中問箇家信那典舖正在蔣家
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
百柱鬉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
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
他丈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擡頭望見
樓上一箇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歡

絕似初聞　歸初嫁

貨殊

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箇眼色誰知兩箇都錯認了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䆫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箇不住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裏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箇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箇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況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

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强過了次日起箇清早只推有事討些涼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

欲求生受用　須下死工夫

陳大郎進城一逕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蓬着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聽得敲門一頭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纔聽說出徽州陳三字慌忙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為禮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貴幹陳大郎道特特而來若遲時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

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餘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里可說得話麼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兒坐着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卓上道這一百兩白銀乾娘收過了方纔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卓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乾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調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來求我只爲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

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取討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箇不貪錢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別人一釐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勞依舊奉納說罷將金錠放銀包內一齊包起叫聲老身大膽了拿向臥房中藏過忙踅出來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稱謝你且說甚麼買賣用着老身之處大郎道急切要尋

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將央乾娘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又是作怪老身在這條巷住過二十多年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你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敝鄉里汪三朝奉典舖對門高樓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這是本地蔣興哥家裏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兒掇近了婆子身邊向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聽罷連忙搖首道此事大難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箇如

無似水，寸步不離。如今沒奈何出去了，這小娘子足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與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堦頭。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老身還不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纔所賜，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陳大郎聽說，慌忙雙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時，被他兩手拿住衣袖，緊緊按定在椅上，動撣不得。口裏說：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乾娘身上，你是必思量箇妙計，作成我入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兩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箇死。慌得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是是，莫要折殺老身。大官

人請起老身有話講陳大郎方纔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見教薛婆道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决難奉命陳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遲幾日何妨只是計將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遲早飯後相約在汪三朝奉典舖中相會大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與老身做買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隻脚跨進得蔣家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悞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老身自來回覆陳大郎道謹依尊命唱了箇肥喏欣

然鬧鬧而去正是

未曾滅項興劉　先見築壇拜將

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箇大皮匣內喚小郎背着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舖來瞧見對門樓窻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與管典的拱了手討箇木凳兒坐在門前向東而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着一箇篾絲箱兒來了陳大郎喚住問道箱內何物薛婆道珠寶首飾大官人可用麼大郎道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舖與管典的相見了叫聲咶噪便把箱兒打開內中有十來

包珠子又有幾箇小匣兒都盛着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幾件極粗極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類做一堆兒放着道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兒瞅着說道大官人要用時儘用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華華的攤做一臺高聲的叫道有這些銀子難道買你的貨不起此時鄰舍閑漢已自走過七八箇人在舖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下一邊的討價多一邊的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婆子妙算不得不墮其術中

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價的一口不移這里陳大郎拿着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簷件件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觔估兩的在日光中烜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住聲的有人喝采婆子亂嚷道買便買不買便罷只管擔閣人則甚陳大郎道怎麼不買兩個又論了一番價正是

只因酬價爭錢口　驚動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兒聽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牕偷看只見珠光閃爍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見婆子與客人爭價不定便分付丫鬟去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

看晴雲領命走過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
請你婆子故意問道是誰家晴雲道對門蔣家婆子
把珍珠之類劈手奪將過來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沒
有許多空閒與你歪纏陳大郎道再添些賣了罷婆
子道不賣不賣像你這樣價錢老身賣去多時了一
頭說一頭放入箱兒裏依先關鎖了抱着便走晴雲
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罷婆子道不消頭也不回逕到
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銀兩別了管典
的自回下處正是

眼望捷旌旗　耳聽好消息

賠戲行妙

晴雲引蔣婆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當下說道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三巧兒問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里東巷住與大娘也是個隣里三巧兒道你方纔這些東西如何不賣婆子笑道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幾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大娘你道這樣首飾便工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王人家面前如何

要收之局

告得許多消乏又把幾串珠子提將起來道這般頭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道真箇虧你些兒婆子道還是大家寶眷見多識廣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三巧兒喚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擾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着這箇客人纏了多時正是買賣不成擔誤工程這箱兒連鎖放在這里權煩大娘收拾老身暫去少停就來說罷便走三巧兒叫晴雲送他下樓出門向西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酬價一連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後忽然下一場大

用用聲未絕開開的敲門聲響三巧兒喚丫鬟開看
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箇破傘進來口兒道
晴乾不肯走　直待雨淋頭
把傘兒放在樓梯邊走上樓來萬福道大娘前晚失
信了三巧兒慌忙答禮道這幾日在那里去了婆子
道小女托賴新添了箇外甥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幾
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來在一箇相識人家借
得把傘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氣三巧兒道你老人家
幾箇兒女婆子道只一箇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
四箇這是我第四箇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

又點撥得妙

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女兒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怎捨得與異鄉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到是異鄉人有情懷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裏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過去時他當個尊長看待更不怠慢如今養了個兒子愈加好了三巧兒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說罷恰好晴雲討茶上來兩個喫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沒事老身大膽敢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巧樣兒在肚裏也好三巧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

是絲開了箱籠陸續撥出許多釵鈿纓絡之類薛婆看了誇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這幾件東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兒道好說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箇實價婆子道娘子是識貨的何消老身費嘴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篾絲箱兒來放在卓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你老人家開了檢看箇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細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婆子並不爭論歡歡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賺幾貫錢也是快活的三巧兒道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

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一并清楚他也只在這幾日回了婆子道便遲幾日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三巧兒道這也小事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起喚晴雲取盃見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攪擾三巧兒道時常清閒難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話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婆子道多謝大娘錯愛老身家裏當不過嘈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三巧兒道你家兒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寶客人每日的討酒討漿剐的人不耐煩老

身翁殺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逐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愭死了人三巧兒道我家與你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婆子道只不敢頻頻打攪三巧兒道老人家說那里話只見兩箇丫鬟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盃筯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菓碟素菜共一十六箇碗婆子道如何盛設三巧兒道見成的休怪怠慢說罷斟酒遞與婆子婆子將盃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兒酒量儘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喫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喫到傍晚剛剛雨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兒

又用拖泥句

又取出大銀鍾來勸了幾鍾又陪他喫了晚飯說道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自在不爭這一夜兒明日却來領罷連這幾絲箱兒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兒道明日專專望你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

世間只有虔婆嘴　哄動多多少少人

却說陳大郎在下處呆等了幾日並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箇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喫了三盃用了些點心又

到薛婆門首打聽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脚略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着他作了揖問道所言如何婆子搖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種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纔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頭探腦老娘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轉去次日婆子買了些時新菓子鮮雞魚肉之類喚箇廚子安排停當裝做兩箇盒子又買一甕上好的釅酒央間壁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兒這日不見婆子到來正教晴雲開門出來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先打發他

去了。晴雲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兒把婆子當個貴客一般。直到樓梯口邊迎他上去。婆子千恩萬謝的福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盃水酒。將來與大娘消遣。三巧兒道。到要你老人家賠鈔。不當受了。婆子央兩個丫鬟搬將上來。擺做一卓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忒迂濶了。恁般大弄起來。婆子笑道。小戶人家備不出甚麽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晴雲便去取盃筯。暖雪便吹起水火爐來。霎時酒煖。婆子道。今日是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三巧兒道。雖然相擾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婆只得坐了客

放下說詞 自好

收拾好

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熟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掛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兒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閣了婆子道依老身說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箇堆金積玉也不為罕婆子又道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箇女壻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纔回一遍住不上一兩箇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三巧兒道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道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當

日兩箇猜謎擲色喫得酩酊而別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火就領這一半價錢三巧兒又留他喫點心從此以後把那一半賒錢爲由只做問興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倒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鬟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家人認了薛婆家裏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

遊方僧道　乞丐　閑漢　牙婆

上三種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

冷靜時十箇九箇到要扳他家往今日薛婆本是箇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陳大郎幾遍討箇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時五月中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厰風凉三巧兒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三巧兒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蒿惱老身慣

是妞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兒道鋪陳儘有也不須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裏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箇對家裏兒子媳婦說了只帶箇梳匣兒過來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門房安歇三巧兒指着牀前一箇小小藤榻兒道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箇親近

些夜間睡不着好講些閒話說罷撩出一頂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掛了又同喫了一會酒方纔歇息兩箇丫鬟原在牀前打鋪相伴因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間壁房裏去睡從此爲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黑夜便到蔣家歇宿時常携壺挈榼的慇勤熱鬧不一而足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雖隔着帳子却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褻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詐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

紅婆子已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啟齒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稱謝了留他喫麪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堦頭不幾步正遇着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箇僻靜巷裏陳大郎攢着兩眉埋怨婆子道乾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却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陰司去少不得與你

步步精細計謀儘可用兵

索命，婆子道，你且莫慌急，老身正要相請，來得恰好，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須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全要輕輕悄悄，莫帶累人，陳大郎點頭道，好計好計，事成之後，定當厚報，說罷，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竊玉偷香陣　費盡攜雲握雨心

却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後細雨微茫，到晚却沒有星月，婆子黑暗裏引着陳大郎埋伏在左近，自巳却去敲門，晴雲點箇紙燈兒，開門出來，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說道，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姐姐，勞你大家尋一尋，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

這里婆子捉箇空招着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着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尋了晴雲道恰好火也沒了我再去點箇來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兩箇黑暗裏開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裏扯出箇小帕兒來道就是這箇冤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箇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禮輕人意重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表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箇耍笑飲酒婆子道酒肴儘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箇節夜三巧兒真箇把

四碗菜兩壺酒分付丫鬟拿下樓去那兩箇婆娘一箇漢子喫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再説婆子飲酒中間問道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便是算來一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會你比他到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兒歎了口氣低頭不語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該飲酒作樂不該説傷情話兒説罷便斟酒去勸那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箇丫鬟説道這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你多喫幾盃後日嫁箇恩愛

的老公寸步不離兩箇丫鬟被縛不過勉强喫了各
不勝酒力東倒西歪三巧兒分付關了樓門發放他
先睡他兩箇自在喫酒婆子一頭喫口裏不住的說
囉說早道大娘幾歲上嫁的三巧兒道十七歲婆子
道破得身尽還不喫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
巧兒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論起嫁到是十八歲了
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
人調誘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與他偷了初
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後就曉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
這般麽三巧兒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話兒到是不曉

得滋味的到好嘗過的便丟不下心坎裏時時發熱
月裏還好夜間好難過哩三巧兒道想你在娘家時
閱人多矣虧你怎生充得黃花女兒嫁去婆子道我
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醜教我一箇童女方
用石榴皮生礬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瘢緊了我
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三巧兒道你做女兒
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婆子道還記得在娘家時節
哥哥出外我與嫂嫂一頭同睡兩下輪番在肚子上
學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兒道兩箇女人做對有甚好
處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邊挨肩坐了說道大娘你不

也來了

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撇得火三巧兒舉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說道我不信你說慌婆子見他慾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瘧疾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然還去打漢子婆子道敗花枯柳如今那箇要我了不瞞大娘說我也有箇自取其樂救急的法兒三巧兒道你說謊又是甚麼法兒婆子道少停到牀上睡了與你細講說罷只見一箇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聲阿呀老身自去點箇燈來便去

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摸伏在門邊多時了。那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個取燈兒去了。又走轉來便引着陳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樓去了一回復上來道夜深了。厨下火種都熄了。怎麼處三巧兒道我點燈睡慣了。黑魆魆地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牀睡何如。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應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牀。我關了門就來。三巧兒先脫了衣服牀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却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摟在三巧兒牀上去。三巧兒摸着身

于道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恁般光滑那人並不回言鑽進被裏就捧着婦人做嘴婦人還認是婆子雙手相抱那人驀地騰身而上就幹起事來那婦人一則多了盃酒醉眼矇矓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蕩到此不暇致詳憑他輕薄

一箇是閨中懷春的少婦一箇是客邸慕色的才郎一箇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箇盼望多時如必正初諧陳女分明久旱逢甘雨勝過他鄉遇故知

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塲的人顛鸞倒鳳曲盡其趣天

得婦人魂不附體雲雨畢後三巧兒方問道你是誰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央薛婆用計細細說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牀間說道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要救陳郎性命你兩個也是宿世姻緣非干老身之事三巧兒道事已如此萬一我丈夫知覺怎麽好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買定了晴雲煖雪兩個丫頭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洩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三巧兒到此也顧不得許多了兩個又狂蕩起來直

到五更鼓絕天色將明兩箇兀自不舍婆子催促陳
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
同來或是漢子自來兩箇丫鬟被婆子把甜話兒偎
他又把利害話兒嚇他又教主母賞他幾件衣服漢
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菓兒喫騙得
歡歡喜喜已自做了一路夜來明去一出一入都是
兩箇丫鬟迎送全無阻隔真箇是你貪我愛如膠似
漆勝如夫婦一般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
的製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
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

有餘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為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纔過十五元宵夜　又是清明三月天

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捨婦人到情願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使不得我們相交始末都在薛婆肚裏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難道沒有些疑惑況客船上人

多瞞得那箇兩箇丫鬟又帶去不得你丈夫同來跟究出情由怎肯干休娘子權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到此覓箇僻靜下處悄悄通箇信兒與你那時兩口兒同走神鬼不覺却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陳大郎就設起誓來婦人道既然你有真心奴家也決不相負你若到了家鄉倘有便人托他梢箇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意陳大郎道我自用心不消分付又過幾日陳大郎雇下船隻裝載糧食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到五

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做珍珠衫遞與陳大郎道這件衫兒是蔣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着奴家把與你做箇記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叫丫鬟開了門戶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

昔年含淚別夫郎　今日悲啼送所歡
堪恨婦人多水性　招來野鳥勝文鸞

話分兩頭卻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

穿着便夜間脫下也放在被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箇主家脫貨不在話下忽一日赴箇同鄉人的酒席席上遇箇襄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蔣興哥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夥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發賣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好箇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纔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爲商都稱爲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

惑他兩個萍水相逢，年相若，貌相似，談吐應對之間，彼此敬慕。即席間問了下處，互相拜望，兩下遂成知己，不時會面。興哥討完了客帳，欲待起身，走到陳大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個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珍珠衫來。興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誇獎此衫之美。陳大郎恃了相知，便問道：貴縣大市街有個蔣興哥家，羅兄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回道：在下出外日多，里中雖曉得有這個人，並不相認。陳兄為何問他？陳大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葛。

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告訴了一遍扯着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侵早送到貴寓興哥口裏答應道當得當得心下沉吟有這等異事現在珍珠衫爲證不是箇虛話了當下如針刺肚推故不飲急急起身别去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想恨不得學箇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岸上一箇人氣吁吁的趕來却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氣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後

可憐

把書看時，書上寫道：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媽

家。興哥性起，一手扯開，却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個紙糊長匣兒，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書上寫道：微物二件，煩乾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表記念。相會之期，准在來春。珍重珍重。興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撇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一摜，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我好糊塗，何不留此做個證見也好。便檢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着蠅頭

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進得自家門裏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强相見興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話興哥搬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丈人丈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晚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你的爹娘同時害病勢甚危篤昨晚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掛着你欲見一面我已顧下轎子在門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隨後就來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心裏正在疑慮聞說

爹娘有病，去誑真了，如何不慌。慌忙把箱籠上駝轎，遞與丈夫，喚個婆娘跟了，上轎而去。興哥叫住了婆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分付他送與王公。送過書，你便隨轎回來。却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娘雙雙無恙，喫了一驚。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手中接書，拆開看時，却是休書一紙。上寫道：

立休書人蔣德，係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媒聘定王氏為妻。豈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

成化二年月　日　手掌爲記

書中又包着一條桃紅汗巾、一枝打折的羊脂玉鳳頭簪、王公看了大驚、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發、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逕跟到女壻家來、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問道、賢壻、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失、你便把他休了、須還我箇明白、蔣興哥道、小壻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便知、王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裏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淫盜、若是小小過失、你可也看老漢薄面

[illegible]是七八歲上定下的夫妻，完婚後並不曾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客纔回，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裏？你直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蔣興哥道：「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字休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了？」那婦人聽得說着了他緊要的關目，羞得滿臉通紅，開不得口，一發號啕大哭起來，慌得王公沒做理

會處王婆勸道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箇眞情與爹媽知道也好與你分剖婦人那里肯說悲悲咽咽哭一箇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與王婆教他慢慢的偎着女兒問他箇明白王公心中納悶走在隣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赤腫生怕苦壞了他安慰了幾句言語走往廚房下去煖酒要與女兒消愁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着珍珠衫洩漏的緣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里來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曉得了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

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可憐四年恩愛一旦決絶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沒有箇好日不如縊死到得乾淨說罷又哭了一回把箇坐兀子塡高將汗巾兜在梁上正欲自縊也是壽數未絶不曾閂上房門恰好王婆煖得一壺好酒走進房來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脚亂不放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番坐兀子娘兒兩箇跌做一團酒壺都潑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說道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朶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

日子。便真箇休了。恁般容貌。佰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箇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囑付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沒奈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雲煖雪捆縛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巳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興哥領了一夥人。趕到薛婆家裏。打得他雪

片有似只饒他拆了房子。薛婆情知自巳不是，躲過一邊，並沒一人敢出頭說話。興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氣，回去喚箇牙婆，將兩箇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叉封了，更不開動。這是甚意兒？只因興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話分兩頭，卻說南京有箇吳傑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任，打從襄陽經過。不曾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一路看了多少女子，並不中意。聞得棗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縣聞名，出五十

金財禮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婿有言親到蔣家與興哥說知興哥並不阻當臨嫁之夜興哥顧了人夫將樓上十六箇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箇賠嫁婦人心上到過意不去傍人曉得這事也有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癡騃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新安一心只想着三巧兒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長吁短歎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來得蹊蹺等丈夫睡着悄悄的偸去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

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討平氏那里肯認急得陳大郎性發傾箱倒篋的尋箇遍只是不見便破口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炒了兩三日陳大郎情懷撩亂忙忙的收拾銀兩帶箇小郎再望棗陽舊路而進將近棗陽不期遇了一夥大盜將本錢盡皆劫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到舊寓住下待會了三巧兒與他借些東西再圖恢復歎了一口氣只得離船上岸走到棗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箇相識

人家借些本錢營運。呂公道大郎不知那婆子爲勾引蔣興哥的渾家做了些醜事。去年興哥回來。問渾家討甚麼珍珠衫。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蔣家打得個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陳大郎聽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鬱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怯症。又有些驚症。牀上臥了兩個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侍得不耐煩。陳大郎心

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要覓箇便人稍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箇親人來看覷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箇相識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出五錢銀子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問着陳商家裏送了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

只為千金書信　又成一段姻緣

話說平氏拆開家信果是丈夫筆跡寫道

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後襄陽遇盜劫資殺僕某受驚患病見臥舊寓呂家兩月不愈字到可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

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回家虧折了千金貲本據這件珍珠衫一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盜多討盤纏怕是假話又想道他要箇的當親人速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議收拾起細軟家私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顧箇船隻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口平老朝奉

痰火病發丟人送死去了平氏引着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棗陽城外問着了舊主人呂家原來十日前陳大郎已故了呂公賺些錢鈔將就入殮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沒奈何只得買木做個外棺包裹請僧做法事超度多焚冥資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隨他鬧炒並不言語過了一月有餘平氏要選個好日子扶柩而回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兒子呂二還沒有親

事何不留住了他完貝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了陳旺央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是箇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顧高低一直的對主母說了半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箇耳光子連主人家也數落了幾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敢言正是

羊肉饅頭沒的喫　空教惹得一身騷

呂公便去攛掇陳旺逃走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了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脚裏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些些兩口兒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半氏

不該帶這樣女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教他快些搥去又道後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顧人把靈柩移來安頓在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間壁有個張七嫂為人甚是活動聽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幾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個大戶人家教習女紅度日再作區處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老身不好

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你後面日子正長哩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這箇靈柩如何處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賃房錢終久是不了之局平氏道奴家也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莫怪我說你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靈柩回去多是虛了莫說你衣食不周到底難守便多守得幾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箇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

他去得些財禮好買塊土來埋了丈夫你的終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近理沉吟了一會歎口氣道罷罷奴家賣身葬夫傍人也笑我不得張七嫂道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現有箇主兒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之家平氏道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絃了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才出衆似娘子這般丰姿怕不中意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致所以如今只要訪箇美貌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

得三巧兒論起手脚伶俐胸中涇渭又勝似他張七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聞得是下路人愈加歡喜這里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塊好地殯葬丈夫要緊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兩相依允話休煩絮却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祭奠畢了大哭一場免不得起靈除孝臨期蔣家送衣飾過來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成親之夜一般大吹大擂洞房花燭正是

規矩熟閑雖舊事　恩情美滿勝新婚

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

平氏正在打叠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興哥認得了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平氏道這衫兒來得蹺蹊便把前夫如此張致夫妻如此爭嚷如此賭氣分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幾番欲把他典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興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淨面皮沒有鬚左手長指甲的麼平氏道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掌對天道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

妻子得此衫爲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絃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却不是一報還一報平氏聽罷毛骨竦然從此恩情愈篤這纔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欺　兩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債償他利　百歲姻緣暫換時

再說蔣興哥有了管家娘子一年之後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到合浦縣販珠價都講定主人家老兒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興

哥不念一把扯他袖子要攙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兒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氣已斷了兒女親隣哭的哭叫的叫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興哥捉住不由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裏連夜寫了狀詞只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主准了因這日有公事分付把兇身鎖押次日候審你道這縣主是誰姓吳名傑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初選原任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採珠的所在來做官是夜吳傑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三巧兒正在傍邊閒看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兇身羅

德棗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不覺痛酸哭告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縣主道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也難寬宥三巧兒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你且莫忙我自有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個哭啼啼的與父親執命稟道因爭珠懷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縣主問眾干證

口詞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興哥辨道他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不忿與他爭論他因年老脚蹉自家跌死不干小人之事縣主問宋福道你父親幾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老年人容易昏絶未必是打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尸發在漏澤園去俟晚堂聽檢原來宋家也是箇大戶有體面的老兒曾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兩箇雙雙叩頭道父親死狀衆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裏相驗不願發檢縣主道若不見貼骨傷痕兇身怎

肯伏罪沒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弟兄兩箇只是求告縣主發怒道你既不顧檢我也難問慌的他弟兄兩箇連連叩頭道但憑爺爺明斷縣主道望七之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箇平人反增死者罪過就是你做兒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又把箇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假推仆是眞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氣我如今教他披蔴戴孝與親兒一般行禮一應殯殮之費都要他支持你可服麼弟兄兩箇道爺爺分付小人敢不遵依與哥兒縣主不用刑罰斷得乾淨喜出望外

當下原被告都叩頭稱謝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着差人押出待事完回話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正是

公堂造業真容易　要積陰功亦不難
試看今朝吳大尹　解冤釋罪兩家歡

却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如坐針氊一聞得退衙便迎住問箇消息縣主道我如此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曾責他三巧兒千恩萬謝又道妾與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蔘娘消息官人如何做箇方便使妾兄妹相見此恩不小縣主道這也容易看官們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

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興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隻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兒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着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弟兄都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復縣主與進私衙賜坐說道尊舅這塲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幾乎得罪了興哥不解其故回荅不出少停茶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

相逢不像箇夢景麽他兩箇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傍好生不忍使道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眞情下官有處兩箇哭得半休不休的那箇肯說那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兒只得跪下說道賤妾罪當萬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蔣興哥料瞞不得也跪下來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你兩人如此相戀下官何忍拆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領去完聚兩箇揷燭也

似拜謝縣主即忙討箇小轎送三巧兒出衙又喚集人夫把原來賠嫁的十六箇箱籠擡去都教興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正是

珠還合浦重生采　劍合豐城倍有神
堪羨吳公存厚道　貪財好色竟何人

此人向來艱于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後話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又且平氏

年長一歲讓平氏為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姊妹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為證

恩愛夫妻雖到頭　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　咫尺青天莫遠求

第一卷